麵包大師傅

我一直很喜歡好吃的麵包，清大門口有好幾家麵包店，我每家都去過，哪一家有哪一種好吃的麵包，我都知道。

最近幾個月來，有不知名的人送麵包給我。送的人是一位年輕人，我住的公寓管理員問他是誰，他不肯說，他說他的老闆是李老師的忠實讀者，風聞李老師喜歡吃麵包，所以就送來了。

這些麵包果真高級，就以法國麵包為例，送來的法國麵包非常地軟，可是皮都是棕色的，看上去好看，吃起來好香好軟，還有一種大型像蛋糕的麵包，也是相當地軟，口感奇佳，這種超軟麵包，有一層棕色的麵包皮，上面撒滿了糖粉，可以切成一片一片來吃，裡面的葡萄乾散佈得非常均勻。切成厚片，或是薄片，都一樣好吃，我在全台灣各個麵包店去找，都沒有找到這種麵包。

有一天，我開車回家，看到那一位年輕人。正要騎機車離開，我偷偷地尾隨其後，好在他走的路沒有什麼車子，我居然一路上都盯住了他，也找到了那家麵包店 。

我停了車，走出車子，迎面就是撲鼻而來的法國麵包的香味，當時是下午五點半，也是通常法國麵包出爐的時候。我進了店，正好看到一位大師傅拿了一大盤才烤好的麵包出來上架。我猜他是大師傅，因為他身穿白衣，頭上還戴著一頂烘焙廚師專門戴的帽子，年紀很輕。

廚房門又打開了，這回送出來的，是法國麵包，我看到有人將這些新烤好的麵包，小心地包裝進一家印有某某大飯店的紙袋裡，顯然這些是要送到那家大飯店去的。果真，店門口有一輛來自那家大飯店的車子，正在等著接收這批麵包。

法國麵包運走了，大師傅忽然注意到我。他問我是不是李老師，我說是的，他說老闆關照，如果李老師來，就要接受特別照顧。他開了一扇門，叫我進去坐，我發現這間房間佈置得好舒服，各種布娃娃散在各地，中間有一張小圓桌，桌子上鋪了印有碎花的桌布，也有一瓶花，這位大師傅順手將花拿開，叫我等一下。我坐在小圓桌旁邊，看到外面一棵樹的影子，正好斜斜地灑在窗子上，這扇窗是有格子的那一種，窗簾是瑞士白紗，看來這家店的老闆很有品味。

大師傅拿了一個銀盤子進來了，原來他準備了一套下午茶來招待我。茶是約克夏紅茶，點心不是麵包，就是餅乾。茶壺、杯子和盤子都是歐洲來的瓷器，我真想拿起來看看是什麼牌子的。大師傅陪我一起享受，因為這些食物才出爐，吃起來當然是滿口留香，但是大師傅說，還有更精采的在後面。

精采的是什麼呢？是一種烤過的薄餅，捲起來的，裡面有餡，我一口咬下去，發現薄餅裡有餡的汁進去了，餡已經很好吃，因為餡汁進入了薄餅裡，餅本身也好吃得不得了，我問大師傅，這個餡究竟是什麼？他忽然賣起關子來，他說這是要保密的。可是他透露一件事，他幾乎每天都換餡，我雖然笨，也懂了，他用蔬菜和碎肉做餡，然後再放一些醬進去，我猜這些蔬菜，都是切得碎碎的，而且一定要有汁。他還告訴我一件事，他這一種餅是用炭烤的。他說不用炭烤，決不會如此之香，烤的時間不能太長，以防太多餡汁浸入薄餅，這樣餅就太軟了。

當我在又吃又喝的時候，我聽到外面人聲嘈雜，原來大批食客也在享受每天出爐一次的烤捲餅。大師傅告訴他們，每天只出爐一次，現烤現賣，也不准外帶，因為這種餅冷了就不好吃了，每人只能買兩塊，但是老闆免費招待咖啡或紅茶，我都不敢問價錢，我想凡是免費招待茶或咖啡的食物，一定不會便宜。我看了一下這些食客，都是新竹科學園區工程師樣子的人，有一位還告訴別人，他吃了以後要趕回去加班，這些食客也很合作，吃了以後自動將店裡恢復得乾乾淨淨。

我對這家店的老闆感到十分好奇，就問大師傅能不能見到他，大師傅說他一定肯，叫我在一張沙發上休息一下，他去找老闆來。

老闆還沒有來，卻來了一個小伙子，他拿了一個大大的信封進來，說老闆要我看一下。我拆開信封，裡面全是算數的考卷，考的全是心算的題目，比方說，15×19，答案就寫在後面，學生不可以經過一般的乘法過程，而必須經由心算，直接算出答案出來。

我想起來了，十年前，我教過一個國小的學生，每一次教完了，他就要做心算習題，一開始他不太厲害，後來越來越厲害，數學成績也一直保持在九十五分左右，可惜得很，他小學畢業以後，就離開了新竹，我再也教不到他了。他家境十分不好，我也陸陸續續地聽到他不用功念書的消息。我雖然心急如焚，但鞭長莫及，毫無辦法。我曾經去看過他一次，還請他到一家飯館去飽餐一頓，那時他國一下學期。我勸他好好念書，至少不可以抽菸，不可以打架，不可以喝酒，不可以嚼檳榔。他都點點頭，說實話，我只記得他當時叛逆得很厲害，一副對我不理不睬的模樣。

這個孩子後來沒有升學，我聽到消息以後，曾經寫過一封信給他，第一勸他無論如何不要去KTV做事，第二勸他一定要學一種技術，這樣將來才能在社會立足。我雖然寫了好幾封信給他，他卻都沒回。

就在我回憶往事的時候，老闆走進來了，原來大師傅就是老闆，也是我當年教過的學生。他說他進入國中以後，因為家境非常不好，不僅沒有錢補習，有時連學雜費和營養午餐費用都交不起，他知道他絕對考不上公立中學，也絕對念不起私立高中，只好放棄升學了。他很坦白地告訴我，他是很想念書的，但是家境不好，使他無法安心念書，有一次他跑進清華大學去玩，看見那些大學生，心裡好生羨慕，回家居然在夢中夢見自己成了大學生，醒來大哭一場。

因為家境不好，後來又不想念書，他的確有一陣子很自暴自棄，還好他的導師一直很關心他，他才沒有變得太壞。但是國三的時候，眼見其他同學都在準備考高中，他卻絲毫不管。表面上他假裝滿不在乎，心裡卻沮喪得厲害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他收到我的信，他以為我會責備他放棄升學的，沒有想到我一句責備的話都沒有，我只是鼓勵他要有一技之長，他想起我曾帶他去一家飯館吃飯，吃完以後在架子上買了一大批麵包送他，他到現在還記得那批麵包有多好吃。

國中還沒有畢業，他就跑去那家餐廳找工作。也是運氣好，他一下子就找到工作了，從此以後，除了當兵的幾年以外，他就一心一意地學做麵包，兩年前，他自己創業，開了這家麵包店。

他說他常常參加旅行團去國外旅遊，除了遊山玩水以外，他也注意外國人做麵包的技巧。他在俄國發現了俄國人大而圓的麵包實在好吃，也好看，可是不知向誰拜師。後來他靈機一動到哈爾濱去拜師，那裡很多麵包店專門賣那些又大又圓的俄國麵包，那位大師傅知道他是遠從台灣來的，決定傾囊以授，所以他學會了做俄國麵包，前幾天有幾位俄國工程師來他的店，比手劃腳地讚美他的手藝。他在哈爾濱也學會了不少俄國菜，他說他過一陣子會請我吃他做的真正的羅宋湯。

至於烤捲餅，是他在土耳其學來的，在土耳其，這是街上小店裡供應的小吃，有錢人並不會對這種餅有什麼興趣，認為這種食味不登大雅之堂。他回來以後試做，發現中式的餡最適合國人的口味。有一次他用雪裡紅和碎肉放在餅上烤，吃過的人都讚不絕口。

他告訴我他今天的晚餐是法國麵包夾雪裡紅肉絲，這也是他自己發明的，他帶我去他的廚房看他燒的湯，羊腿洋蔥湯，我當場弄了一碗喝掉，他說這是在新疆學來的，我從來沒有想到羊腿湯如此好喝，一點騷味都沒有。

我的學生雖然從來沒有回過我的信，卻始終對我未能忘情，他之所以不回信，是因為當時正好是青少年叛逆期。有一天他向他太太提起我，他太太建議他經常送麵包去給我。他也一直有一種預感，總有一天，我們兩人會見面的。

對我而言，這簡直是恍如隔世了，自從他畢業以後，我就和他失去了聯絡。我當然一直記掛他，怕他因為沒有念好書而三餐不繼。沒有想到他現在生活得如此之好。我當年勸他要學得一技隨身，他現在豈止一技隨身，他應該是絕技隨身了。

在我要離開以前，我又考了他幾題心算的題目，他都答對了。他送我上車的時候，問我：「李老師，你有好多博士學生，我可只有國中畢業，你肯不肯承認我也是你的學生呢？」我告訴他，他當然是我的學生，而且將永遠是我的得意高徒，我只擔心他不把我當老師，畢竟我只是他的家教老師而已。

他知道我將他看成我的學生，露出一臉燦爛的笑容。這個笑容帶給了我無比的溫暖。我其實什麼也沒有教他，只教了他兩件事，「不要學壞，總要有一技隨身」，沒有想到這兩句話如此有用。